

京华学术文丛

侯会 著

《水浒》《西游》探源

——与德堂古典小说研究丛稿

京华学术文丛

《水浒》《西游》探源

——与德堂古典小说研究丛稿

侯会 著

该项目系首都师范大学“人才强校”规划项目，本著作
得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“人才强校”工程项目出版资助

学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水浒》《西游》探源：与德堂古典小说研究丛稿 /

侯会著 .—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09.4

ISBN 978-7-5077-3237-5

I. 水… II. 侯… III. ①《水浒》研究 ②西游记—文学研究

IV. I20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4648 号

出 版 人：孟 白

责任编辑：刘 丰

出版发行：学苑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79

网 址：www.book001.com

电子邮箱：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

销售电话：010-67675512、67678944、67601101 (邮购)

印 刷 厂：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尺寸：880×1230 1/32

印 张：11.125

字 数：300 千字

版 次：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5.00 元

目 录

《水浒》源流管窥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在《水浒》中，大多数梁山好汉首次登场，都会有一首“出场诗”相随，如同好汉们初次见面时递上的一张名片。然而小说前十三回共有十四位好汉登场，却统统没有出场诗相随。他们的出场诗，是在第十三回以后才出现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前十三回出了什么问题？此外，林冲绰号的含义、鲁提辖故事的由来、武松身上的疑点，也都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。

《水浒》源流新探	14
----------------	----

《水浒》作者为什么要虚构一位开山领袖晁盖，压在梁山一号人物宋江头上？史书上只有宋江义军陆上作战的记载，至于小说所描写的水上斗争素材，又出自何处？本文给出的答案是：南宋初年洞庭湖钟相、杨么起义的史实，很可能为《水浒》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。

试论《水浒传》的悲剧历史底蕴

——从梁山泊与祝家庄、曾头市的同构关系说起	2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《水浒》中的祝家庄、曾头市属于地主武装，是梁山义军的死对头，这是板上钉钉的结论。然而有据可证，祝、曾武装与梁山义军其实有着共同的渊源——宋代乡社民兵。甚至双方的素材来源也是一致的，都取自洞庭湖钟、杨起义史料。小说所反映的“官逼民反”的现象，真实传达了封建乱世驱民为“盗”的历史信息，也揭示了乱世百姓的悲惨生存状态。

从南北蓼儿洼看《水浒传》故事与淮南之关系

——兼谈“吴读本”《水浒传》 49

不知你注意到没有,《水浒》中有两处蓼儿洼:一处是在山东梁山泊,一处是在淮南楚州。历史上宋江义军曾在淮南一带出没,蓼儿洼最初很可能是淮南派“水浒”故事中的地名,后来才被“挪”到山东的。明人吴从先的《读水浒传》提供了一部迄今未见的早期《水浒》版本信息,人称“吴读本”。此书为宋江故事曾流传于淮南一带,提供了证据。

再论吴读本《水浒传》 66

有人认为“吴读本”《水浒传》是价值不高的晚起本,本文则认定它是古本,与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代表着两派并行不悖的“水浒”传说。今本《水浒传》的创作,正是在这两派传说合流的基础上完成的。“吴读本”代表着以杭州为中心的淮南派“水浒”故事,书中还存留着淮南派故事的种种痕迹。

《夷坚志》中的《水浒传》素材 79

宋元明白话小说常向文言笔记小说中借取故事素材。鲁迅、孙楷第等学者即从南宋洪迈《夷坚志》中拈出《水浒》素材若干。笔者又从《夷坚志》中找出二十多条可能对《水浒》创作产生影响的笔记条目,并对“洞元先生”、“燕仆曹一”、“桂林走卒”等篇作了简略分析。

鲁智深形象源流考 89

《水浒》中的鲁智深具有僧、俗两副面目,大约来自两个不同的素材系统。其中世俗提辖的形象,应当是较晚进入小说文本的;莽和尚才是鲁智深的本来面目。后者的塑造,大约受“杨家将”中杨五郎的启迪,还借鉴了“董西厢”、“王西厢”中法聪、惠明等形象。宋洪迈《夷坚志》也为花和尚的故事提供了一些素材。

后来居上的《水浒》人物——公孙胜 99

号称“七星聚义”的“智取生辰纲”,为什么却有八人参加?

白胜被捕后，随晁盖“星火夜逃生”的人数时而是“六人”，时而又“七人”……这些谜团，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公孙胜。有证据表明，公孙胜在早期“水浒”故事中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。他变身道士、地位提升，应是发生在《水浒》写定阶段的事。这种变化应与嘉靖朝的崇道之风有关。

打虎英雄终结者——武松 113

《水浒》中的“武松打虎”情节很可能是后来插入的。这段故事的创作，多半是受五代李存孝打虎的启发，始而创为杂剧，继而拟为小说，插入《水浒》中。该情节与相邻的“挑帘裁衣”风格迥异，且后一个故事篇幅过长，这些都可证明“武松打虎”是后来插入的。打虎故事的增入，对改变武松形象、提升通俗文学品位，具有示范意义。

替杨志说两句话

——关于《智取生辰纲》的对话 124

现代读者对《水浒》人物杨志的评价普遍偏低，贬之为“统治者的忠实奴才”“做官心重”等等。其实在那个时代，做官也是才智之士施展抱负、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，无可厚非。批判统治者有眼无珠、作践人才，才是小说家撰写生辰纲故事的真正目的。

简本《水浒》与张骥 129

繁本《水浒》中征讨方腊的官军统帅“张招讨”始终有姓无名。笔者认为，其原型当为南宋“中兴名将”张俊；后因名声堕落，被小说家隐去其名。简本《水浒》又为这位张招讨取名“仲德”，乃是借用明正统年间官员张骥之号。建阳书商熟悉他的事迹，因将其名拈入书中。

“传假信”与“江流儿”

——《水浒》中两个世界性的民间故事类型 134

《水浒》“戴宗传假信”一段情节包含着两个世界性民间故事类型——“传假信”与“江流儿”。前者可以上溯到佛本生故事

《六度集经·四姓害子》，后者更可以上溯至公元前三千年两河流域的萨尔贡王传说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《水浒传》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优秀文化遗产。

疑《水浒传》与摩尼教信仰有关 145

《水浒》称宋江等为“魔王”、“魔君”，此“魔”字有何特殊含义？晁盖、宋江超常的江湖威望意味着什么？梁山好汉“憎女”“嗜杀”的习性从何而来？这些恐怕都与宋元时期一种域外宗教——摩尼教在我国东南一带的传布有关。本文分九个方面论证《水浒》创作与摩尼教信仰的关系，尝试从新的视角对小说的某些思想倾向做出阐释。

疑《水浒传》前半部撰于明宣德初年

——试从小说中的货币信息加以推断 163

《水浒》中所使用的货币，除了白银、铜钱外，还有别的种类吗？当然有，是纸钞。这从林冲发配、智取生辰纲等情节中可以看出。通过一些情节尚可推断，小说中的纸钞，是贬值后的纸钞。由此推测，《水浒》前半部的撰写时间，大约是在明宣德初年。

《水浒传》成书时间再探讨 170

学者张宁对笔者“《水浒》前半部撰于明宣德初年”的推断提出异议，本文予以回应，依旧从货币角度入手，凭借第一手资料，论证洪熙、宣德时期的银钞比仍接近1:50，并非如张文所说已达1:150。文中还对明代物价资料的虚实做了简略辨析，指出张文的论述及征引之误。

从“乌鸡国”的插增看《西游记》早期刊本的演变 177

《西游记》中的“乌鸡国”故事存在着逻辑缺陷，且与书中其他段落风格迥异，很可能是由另外的作者创写插入的。为保持小说的百回结构，整理者可能同时删去了原书第二、三卷中的“江流儿”传。今存世德堂本应是经过荣寿堂整理、增删的本子，宜称“世补本”，其中尚留有这种增删之迹。

乌鸡国：《西游记》中的“王子复仇记”	19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西游记》“乌鸡国”故事与英国莎士比亚名剧《哈姆雷特》情节极为相似。追寻二作源头，似可上溯至欧洲丹麦王子传说。本文认为，该故事很可能是由明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带来的，经《西游记》后期整理者改编创写，插入书中。这段故事中有个能知“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”的仙人“立帝货”，那应是耶稣基督在小说中的投影。

试论《西游记》“莲花洞”故事之晚起	20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西游记》中有两段老君属下临凡为患的故事：一为莲花洞金角、银角大王之难，一为金峯山青牛怪之难。本文从情节逻辑、叙事风格及语言特色等方面入手，尝试论证莲花洞一难是较晚补写插增的情节。文末还涉及关于小说作者的一点思考。

《红楼梦》与张岱	219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张岱是公认的晚明小品文“圣手”，他的身世阅历、思想情怀、素养才华，与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本文从多个方面论证，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应从张岱的作品中得到启发。这些方面，涉及作者的人生感慨，作品的人物塑造、情节设置、景物描摹、用典习惯，等等。

读《抄检大观园》宜参看程高本	240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新版中学语文教材所收《红楼梦·抄检大观园》一文，节选自脂评本《石头记》。一般认为，脂评本比高鹗等续写整理的“程高本”更接近曹雪芹原著。然而通过两本对照，我们发现就本节选部分而言，无论是人物刻画的生动性还是思想意蕴的深刻性，程本都高于脂本。笔者建议，师生在讲读此课时宜参看“程高本”。

重读《范进中举》所想到的	246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进一向被看做受科举制毒害的牺牲品、可怜虫。事实上，无钱无势的范进最终能中举做官，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举制的公平与公正。从历史的高度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而言，中国的科举制并非一无可取。

华光变身火神考

——明代小说《南游记》源流初探 254

华光天王是明代神魔小说《南游记》的主人公。作为一位火神，他的神路历程曲折而奇幻。本文尝试论证，具有火神、马神、五显神等复杂神格的华光形象，应是在旧有的五显信仰基础上，吸收了明前期王灵官火神崇拜等因素改塑而成的。

华光、王灵官与二郎神

——《南游记》源流再探 267

本文继续“初探”的讨论，通过对王灵官形貌、神性、致祭日期及传播特点的梳理阐述，论证灵官信仰的源头应为川蜀二郎信仰。这一传承脉络，从华光信仰中也能找到印迹。本文还就王灵官、华光及二郎神之火神、雷神、水神、马神身份的认定，做了检讨。

华光、二郎与祆教雨神

——《南游记》源流三探 283

本文继前二文对华光信仰来源的探讨，尝试追溯二郎信仰的源头，指出二郎信仰具有域外宗教——祆教的背景，二郎神与祆教雨神蒂什塔尔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。而华光火神、马神、财神乃至戏神等多重神格，均可在祆教雨神信仰中找到根据。

《十五贯》系元代话本考 302

十五贯铜钱将近百斤重，一个人岂能长途负载？由此出发，笔者认为《十五贯戏言成巧祸》（又名《错斩崔宁》）中的十五贯，在原创故事中应当是纸钞。而普遍使用纸钞的年代是元代，因此《十五贯》应是元代话本，而非宋代作品。明代话本整理者将作品中的纸钞改为铜钱，与明后期弃用纸钞的货币环境有关。

牛肉村醪，抑海错山珍？

——白话小说文化品位之再审视 315

别以为白话小说是下里巴人的读物，在封建时代，阅读《水浒传》等“奇书体”作品，几乎是上层读者的“专利”。早期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西游》等章回巨著的创作，都离不开王公勋戚的襄赞。后期的《儒林》《红楼》等，愈发远离市井，成为典型的文人雅作、贵族文学；连清宫中也掀起“红楼热”。——只是在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年代，白话小说难以取得正统“名分”而已。

从“则个”一词的隐现看部分话本小说的创作年代 331

“则个”是近代汉语中常见的语助词。本文就该词的意义、用法及其在古代话本小说及戏曲中的出现频率、盛衰变化做出讨论；并以此为标尺，对某些话本小说的创作年代试做判断。

后 记 342

《水浒》源流管窥

常见的《水浒》版本有三种：百回本、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。^{〔1〕}这三种版本的共同之处，在于它们的前七十回基本是一致的；分歧仅仅在七十回以后的部分。故《水浒》研究者们大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各种版本的七十回以后部分，希望从中找出关于《水浒》成书及版本演变的信息来；自然，也就放松了对前七十回的研究探讨。其实，有关《水浒》版本演变的信息在前七十回中也有不少，一些学者就曾做过探讨。

例如，聂绀弩先生即撰文指出：《水浒》第十三回中叙杨志、索超比武之后，忽然另起一段，写山东鄆城知县时文彬升堂理事，而接下去所叙人物故事，都与前面不相勾连。他因此提出假设：“最早的《水浒》本子，当只有宋江、晁盖等人的故事，很可能就是从时文彬升厅开始的。以前的那些人物：林冲、鲁智深、史进，甚至杨志在内，都和晁盖、宋江他们没有关系。……所以以前的差不多十三回，都可能是后加的。”^{〔2〕}

这无疑是个大胆而新鲜的假设。笔者在研读《水浒》的过程中，也产生过类似的感受，尝试言之，为上述观点提供一点佐证，以就教于方家。鉴于明容与堂本是目前公认的最接近作品原貌的本子，故文中涉及的《水浒传》内容，皆以该本为准。

—

《水浒传》脱胎于宋元说话，故叙事行文还保留着散韵结合的特点，

〔1〕 这里只限于繁本系统。又，本书言及《水浒传》，除特别注明者外，均指明万历杭州容与堂本。

〔2〕 参看聂绀弩《〈论〈水浒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〉》，《中国古典小说论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。又，胡适在20世纪初撰《水浒传考证》，提出《水浒》开篇的王庆故事是后来创作插入的看法，见胡适《中国章回小说考证》，上海书店，1980年。聂氏的推论，似可视为对胡氏说法的延伸与拓展。



诗词歌赋俯拾皆是。这些诗词乍看似无规律，但细审却能从中发现一些问题。

例如，小说中每位梁山好汉初次登场，总要伴随出现这样一种诗赞：其内容或是描述英雄的相貌穿着，或是赞叹他的光荣历史，夸张其本领手段；同时，还要道出这位好汉的姓名或绰号。因此它成了每位好汉首次登场的标志，我们姑且称之为某某人的“出场诗”吧。《水浒传》中只有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才有这种出场诗，其他人物都不曾享有这种“待遇”，甚至包括晁天王在内。

举例来看。第十三回美髯公朱仝出场时，书中这样写道：

这马兵都头姓朱名仝，……怎见得朱仝气象？但见：

义胆忠肝豪杰，胸中武艺精通，超群出众果英雄。弯弓能射虎，提剑可诛龙。一表堂堂神鬼怕，形容凛凛威风。面如重枣色通红。云长重出世，人号美髯公。

绝大多数梁山好汉首次出场都有出场诗伴随，但也有少数人始终没有出场诗。另一些人的出场诗则是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出场时才出现。

对《水浒传》中的出场诗加以考察归纳，我们注意到这两个现象：

第一，在《水浒传》一百零八位好汉中，始终没有出场诗的仅有十八位。其中名列天罡的有公孙胜、刘唐二人；位居地煞的有白胜、曹正、张青、孙二娘、施恩、孔亮、吕方、郭盛、石勇、童威、童猛、薛勇、朱富、杜迁、宋万、宋清等十六人。推原其没有出场诗的缘故，不外乎两点：一是作者写书时漏掉了，没有写。如白胜、朱富那样的微末人物，是很容易被忽略的。再有一种可能，是作者给每位好汉都写了出场诗，但由于历代对《水浒》的增删修改难以数计，加之书贾唯利是图，校刊粗劣、滥加删削，结果把某些人物的出场诗刊掉了。然而，从百分之八九十的梁山好汉都有出场诗这一现象来看，《水浒》作者（更准确地说，是某位《水浒》作者）是有意识、有计划地做着这项工作的。因而梁山英雄的出



场诗应被看做《水浒》书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。这是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个现象。

第二，即本文要重点探究的一个现象：《水浒》中每位好汉的出场诗并非都是紧随人物的首次出场而出现。在带有出场诗的九十位好汉中，有二十二人的出场诗是在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甚至第四、五次出场时才出现的。这种现象在前十三回中尤为突出。细读全书，我们清楚地看到，在第十三回时文彬升厅之前，共出现过十四位好汉，除杜迁、宋万二人始终无诗外，其余十二人竟无一人带诗出场。少华山四位头领的出场诗直到第五十九回才出现；鲁达、林冲、柴进等人的诗也都与本人首次出场相隔四五十回之远。而在此之前，这些人物早已活跃在小说中、成了读者的老朋友，而不再是需要郑重介绍的陌生人。那么，这种现象的出现，不是有点令人费解吗？

其实，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考虑，问题就不那么令人困惑了。以林冲为例。林冲登场是在第七回，而他的出场诗，在第四十八回才出现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认为，林冲首次露面本应在第四十八回，而不是第七回呢？同理，鲁智深首次亮相应在第五十七回，史进等人的则在第五十九回……。那么在这之前，林冲、鲁智深、史进等人的出现又当作何解释？答案是：前面的故事，即前十三回的内容，是由另外的作者后加进去的，而那后面的部分，才是《水浒传》的原始面貌。

试将前十三回（严格地讲是十二回半）删掉，我们会发现，摆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部完整的《水浒》；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一位不少，而且每位好汉的首次登场，都带有一首出场诗，呈现出一种很有规律的现象，充分显示着这部农民起义史诗的完整性和统一性。它的不足，只是缺少了鲁智深、林冲等人的精彩表演。不过这也不足为怪，综观梁山泊中位居前列的英雄人物如关胜、李应辈，不也都是没有什么出色表现的干瘪人物么？何况在《水浒》成书之前，鲁、林等人实在也都是“名不见经传”的人物，并没有什么为人熟知的事迹在民间流传。他们的故事，纯是《水浒传》前十三回作者匠心独运虚构出来的。



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增补者，他有着高深的文学造诣，他的语言质朴流畅，他笔下的人物神采飞扬、栩栩如生。他还巧于情节的安排，对驳杂纷纭的众多人物招之则来、挥之即去。而且这位作者十分善于抓住后文中的“去脉”来补写出前面的“来龙”，使得前后两部分弥合如一、不露痕迹。但他却恰恰没有注意到原作中“人带一诗”的规律，没有把后面的出场诗一一移至诸好汉首次登场处，于是便出现上面提到的怪现象，显露出移花接木的蛛丝马迹。

二

以上只是从出场诗这一点来探究。我们还可以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论证前十三回的问题。

聂绀弩先生认为：“林、鲁、武、石等人故事的部分，就都是《水浒》的编者或改作者的创作。尤其是像林冲故事那样有血有肉而又完整的东西，如果在传说中早已形成，而不被民间艺人和剧作家们选为题材，是很难想象的。”接着，他列举了七点，来说明林冲故事是一种再创作：“一、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，上司是高俅，是从本书王进、王庆的故事来的。二、高衙内，是从元曲来的。在元曲中，‘衙内’总不是好东西；……。三、高衙内抢林冲娘子，是从元曲和本书来的。……。四、林冲买刀，是从本书杨志卖刀取来反写的。五、……王庆发配起解时，他的岳父来送他，要他写一张休书给他的女儿，林冲故事拿来反写了。六、董超、薛霸谋害林冲，从本书卢俊义故事来的。七、和洪教头比棒，又是从王庆故事来的，……。”在列举七点之后，聂先生下结论说：“别的故事，都不像林冲故事采取其他故事的筋节加以改造，而不是其他故事采取林冲故事的。”^{〔1〕}这种读来不禁令人喝彩的精辟论断，雄辩地说明林冲故事是“后来居上”的。

〔1〕参见聂绀弩《〈水浒〉是怎样写成的》，《中国古典小说论集》。


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从林冲性格塑造方面补充一点认识。

在最早的《水浒》资料之一、南宋龚开的《宋江三十六赞》（以下简称《画赞》）^{〔1〕}，根本没有“豹子头林冲”这个名字。而在宋末元初的话本提纲《大宋宣和遗事》（以下简称《遗事》）中，林冲也仅仅是个没有任何惊人之举的苍白人物。我们只能从他的绰号“豹子头”，想见其为人和禀性。关于这个绰号，清人程穆衡在《水浒传注略》中解释说：“……豹群行，必有为头者，如鹿之有麇，如羊之有羖。”他把“豹子头”理解为豹群的首领，恐怕是个误会。我以为，“豹子头”当是形容人的相貌。豹之为兽，头与肩相连，没有颈项，这本是一种强劲凶猛之貌。因此，最早的林冲形象本应是个叱咤风云的莽汉形象。《水浒》作者很可能根据这个绰号，便把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张飞相貌借来形容林冲。

且看《水浒》中的林冲：“那官人生的豹头环眼、燕颌虎须，八尺长短身材，三十四五年纪。”再看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张飞：“身長八尺，豹头环眼、燕颌虎须，声若巨雷，势如奔马。”二人真可说是一对孪生兄弟。不但相貌相似，两人的兵器也相同，都是丈八蛇矛。林冲上阵“……持丈八蛇矛，斗到间深里，暴雷也似大叫一声……”活脱是个猛张飞。其实，《水浒》作者丝毫不掩饰林冲形象对张飞的“剿袭”。《水浒》第四十八回林冲的出场诗中就直言不讳地写道：“满山都唤小张飞，豹子头林冲便是。”此外，第七十八回回首有一篇骈文，内中对三十六员天罡星逐一咏赞，林冲的赞词是：“林冲燕颌虎须，满寨称为翼德。”足见早期作者就是要将林冲塑造成一个张飞式的人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七十八回这篇骈文颇有来历，起首一段咏赞梁山形胜，与元代高文秀杂剧《黑旋风双献功》中宋江的独白几乎一字不差。此外，文中称董平为“董一撞”，与早期《水浒》素材《画赞》及《遗事》中称董平为“一直撞”、“一撞直”十分相近。这些都说明这篇骈文年代久远，很可能产生在《水浒》故事流传的早期阶段。我们由此得出结论：在早期的《水浒》故事中，林冲的确是个鲁

〔1〕 本文所引用的《宋江三十六赞》（载宋周密《癸辛杂识续集》）、《大宋宣和遗事》（元无名氏）、《水浒传注略》（清程穆衡）等资料，均据朱一玄《水浒传资料汇编》引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1981年。



莽暴躁的张飞式人物，堪与李逵、鲁智深等比肩。

然而，到了《水浒传》前十三回里，林冲的性格却发生了陡变，由一个叱咤风云的“莽张飞”，一变而为顾虑重重、逆来顺受的懦弱之人。请看，林冲在岳庙进香时，听说自己的妻子被人调戏，他“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，喝道：‘调戏良人娘子，当得何罪！’恰待下拳打时，认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，……先自手软了。”最后竟“一双眼睛着那高衙内”，被他当面走脱。待到遭高俅陷害发配沧州时，林冲一路忍气吞声，吃尽两个公差的苦头。而野猪林遇救后，他却替两个公差向鲁智深求情道：“你休害他两个性命。”及至在柴进庄上与洪教头比武，林冲更是一让再让，唯唯诺诺；与那鞭打督邮、喝退曹兵、一旦误会对结义兄弟也要裂眦相看的莽张飞哪里有一毫共同之处？显见这个林冲不再是那个“满寨都唤小张飞”的林冲，这是被后人改造过的林冲。他跟前一个林冲仅仅姓名相同而已；脾气禀性、经历遭遇全都变了，连绰号也变得名不副实了。

这个变化再度证明，林冲故事是后人补写的。这位补写者一心要借林冲故事道出官逼民反的道理，一心要借林冲的遭遇为普天下“屈沉在下”的好汉鸣不平，写到情动处，意随笔转，不能自己，竟然塑造出一个与“豹子头”大相径庭的人物来，从而暴露了前十三回与后面部分的矛盾之处。

三

在水泊好汉中，我以为鲁智深是最生动、最可爱的一位。他粗中有细，勇猛机智，豁达诙谐，见义勇为，是同类型人物中塑造得最完美的一个。如果说《水浒传》其他好汉形象多出自民间艺人之口，我以为鲁智深这个人物更可能来自一位天才文人的笔端。关于这个形象的文学价值，大家有目共睹，自会领略，这里我只就鲁提辖的原型来谈谈。

在原始《水浒》资料中，鲁智深是个没有地位的人物。《遗事》对他



只提了一句：“那时僧人鲁智深反叛，亦来投奔宋江。”这个僧人自何而来，因何反叛，都未作交代。《画赞》对他的赞词是：“有飞飞儿，出家尤好，与尔同袍，佛也被恼。”仅仅告诉我们，鲁智深是个不守清规、不遵佛典的和尚。至于他出家前姓甚名谁，作何生计，除了现存《水浒》之外，没有任何资料提到过。

笔者近读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，发现周太祖郭威有一段事迹，与鲁达的行径十分相近，兹录于下：

潞州留后李继韬募勇敢士为军卒，（郭）威年十八，以勇力应募。为人负气，好使酒，继韬特奇之。威尝游于市，市有屠者，常以勇服其市人。威酒醉，呼屠者，使进几割肉，割不如法，叱之。屠者披其腹示之曰：“尔勇者，能杀我乎？”威即前取刀刺杀之，一市皆惊，威颇自如。为吏所执，继韬惜其勇，阴纵之使亡，已而复召置麾下。（《新五代史·周本纪》）

宋人薛居正的《旧五代史》也有相同记载。不过《水浒》成书于元明之际，其时《旧五代史》已佚，《水浒》作者所据，更可能是《新五代史》。

拿郭威和鲁达相比较，首先，他们都是军人；其次，他们剪除的又都是称霸市廛的屠户；第三，斗杀的策略同样是“使进几割肉”，然后故生难题，寻隙发难。很明显，《水浒》中这个“杀屠”故事，是从《新五代史》中借来的。

作者在创作这个故事时，除了参考《新五代史》外，大概还揉进了话本的某些情节。明人冯梦龙所辑“三言”中，有一篇宋元话本《郑节使立功神臂弓》^[1]。文中叙述“身高八尺，满身花绣”的郑州泰宁郑信，流落东京，被大财主张员外收作心腹。东京破落户夏扯驴的妹子曾嫁给张员外之父为妾，“为争口闲气，一条绳缢死了”。夏扯驴便“屡次上门吓诈”，

[1] 《醒世恒言》卷三一。